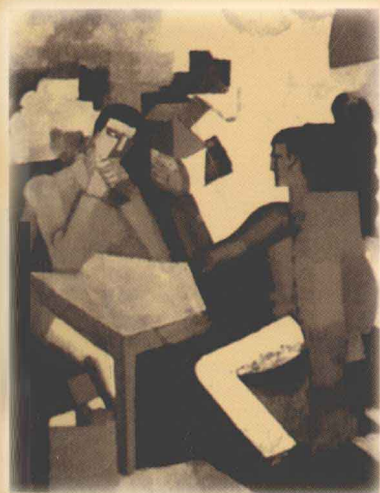


人体词语语义研究

● 黄碧蓉 著



人体词语语义研究

● 黄碧蓉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体词语语义研究 / 黄碧蓉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7

ISBN 978-7-309-07318-8

I. ①人… II. ①黄… III. ①汉语-词汇-研究
IV. ①H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98402 号

人体词语语义研究

黄碧蓉 著

出品人/贺圣遂 责任编辑/唐 敏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6.5 字数 160 千

2010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7318-8/H · 1490

定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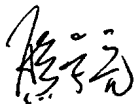
序

黄碧蓉博士的专著《人体词语语义研究》是对词义的研究,选取人体词语作为研究对象和窗口,通过描写人体词语的语义体系,分析有关的语义建构基础和构建机制,揭示整个语言词语体系的语义特征及其语义建构规律。

本书运用多学科理论和方法,以语义学相关理论为主要理论出发点,综合运用词汇学、认知语言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 and 研究成果分析人体词语语义特征及建构机制。通过定性定量分析,揭示人体词语语义分布的表层特征和语义演变程度以及人体词语语义分布和演变的内在规律性。以前的相关研究以单语人体词语为研究对象且不采取比较法以不区分人体词语与其他普通名词,本书对人体词语语义较为全面的比较研究,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构建了个体人体词语语义体系的分析模式,该模式能回答:人体词语语义体系内有哪些词义?这些词义越出“人的肢体”语义范畴进入哪些语义范畴?涉及多少语义范畴?为何有些语义范畴为缺省范畴?词义取象的倾向性和成因?等等。体现出作者具有一定的学术功底。

本书的内容是对词汇学、语义学等相关理论的补充,对语言教学、翻译实践与词典编撰等应用学科具有参考价值,值得一读。

是为序。



2010年5月10日于复旦大学

前 言

初民们物我不分,天地人混沌一片,他们自认为对自我身体部位非常了解,所以用自身的一切去类比认识大千世界,用身体表征大千世界,使自然人化。历经几千年以身体认识世界、表征世界的过程,人体词语的意义已今非昔比,被赋予厚重的隐喻性和转喻性。

那么用身体表征世界,构成怎样一番图景,即,人体词语的语义体系怎样,是本书研究之所在。

人体词语所代表的概念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元概念,在词汇系统中占据着基础和核心地位。因此,以人体词语为窗口,对其语义体系进行研究,能达到揭示整个语言词语体系语义特征及其语义建构规律的目的。

本书对人体词语的语义试图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系统性探讨。在综合运用词汇学、语义学、认知语言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法、描写与解释相结合法、点面结合法、对比研究法进行研究。先从宏观层面通过与其他普通名词相比较的方法考察整个人体词语体系的语义特征(见第二章),考虑到从整体视角批量宏观考察语义可能存在的难以尽至的缺憾性,之后又从微观层面选取身体词语“手”和头部词语“眼”详尽分析它们的语义体系,促进人体词语词义的系统性研究(见第三章)。接着,为推进研究的系统性,不局限于某一种语言,又从跨语视角对比考察英汉人体词语语义体系(见第四章)。最后,运用解释法对人体词语语义体系建构进行深入细致地解析(见第五章)。通过不同视角

的分析考察,得到不同的发现,挖掘一些深层的规律。

本人在书中尝试运用语言学相关理论对语言现象进行探索。在第四章进行跨语对比考察时,对一些语言现象进行分析论证。如,英汉语中身体词语“体”、“back”均具有最高转义量;与英汉人体词语转义数量的共性特征(三个次类的转义数量由头部词语到身体词语再到内脏词语依次递减)相反,英语人体词语引申的词均功能义头部词语最低,身体词语稍高,内脏词语最高。就个中原因进行思考求证。在第五章提出转喻的域内转移模式,等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是探索性的,并不很成熟,但自认为提出来讨论加以研究十分必要而有裨益。

本书能够面世,我要首先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王德春先生。上外求学三年,受益于先生宏大、深厚的学识构架以及他给予我的孜孜不倦的教诲,该书正是在先生悉心指导下所写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

我同样要感谢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复旦大学熊学亮教授对本人研究的关心和帮助。

感谢上海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以齐亚丽院长为首的领导团队对我科研的鼓励和资助。

书成之际,我也深深感谢我的丈夫和女儿,正是他们的全力支持与关爱使我心无旁骛,逐梦语言学。

深切感谢所有关爱、支持、协助本书撰写、出版的人们!

黄碧蓉

2010年5月2日于上海海洋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1.1 选题题解	1
1.2 研究现状	3
1.2.1 多义现象研究综述	3
1.2.1.1 古典理论对多义现象的研究	4
1.2.1.2 结构主义对多义现象的研究	5
1.2.1.3 认知语言学对多义现象的研究	7
1.2.1.4 对各流派多义现象研究的评价	10
1.2.2 人体词语研究综述	11
1.3 研究方法	18
1.4 研究意义	20
1.5 语料说明	20
1.6 论文框架	21
第二章 人体词语的语义特征	23
2.1 意义与语义特征	23
2.2 人体词语和其他普通名词的共性语义特征	24
2.2.1 客观性	24
2.2.2 历时变化性	26
2.2.3 共时多义性	32
2.2.4 文化性	37
2.3 人体词语的个性语义特征	43
2.3.1 人体词语词义的隐喻系统性	43

2.3.2 人体词语词义的转喻性	49
2.3.2.1 人体词语转指人	50
2.3.2.2 人体词语转指长度单位	53
2.3.2.3 人体词语转指人体相应部位的 特征或功能	55
2.3.2.4 人体词语转指人体部位相应的动作行为	57
2.4 小结	59
第三章 人体词语语义体系个案研究	60
3.1 “手”的语义体系研究	60
3.1.1 “手”的词义内容	61
3.1.1.1 由“手”的物理存在特征引申而来的转义	61
3.1.1.2 由“手”的功能特征引申而来的转义	63
3.1.2 “手”转义的语义范畴	68
3.1.2.1 语义范畴概述	68
3.1.2.2 “手”转义的语义范畴分析	70
3.1.3 “手”转义的词义取象倾向	73
3.1.3.1 “手”转义的功能取象倾向体现	74
3.1.3.2 “手”转义的功能取象倾向原因	76
3.2 “眼”的语义体系研究	78
3.2.1 “眼”的词义内容	78
3.2.2 “眼”转义的语义范畴	80
3.2.3 “眼”转义的词义取象倾向	83
3.2.4 “眼”与“目”义比较	84
3.3 小结	90
第四章 人体词语语义体系英汉对比研究	92
4.1 英汉人体词语转义数量对比	92
4.1.1 英汉人体词语转义数量的共性特征	93
4.1.1.1 人体词语三个次类转义数量的依次递降	93

4.1.1.2	内脏词语“心”、“heart”高转义量分析	96
4.1.1.3	身体词语“体”、“back”最高转义量分析	97
4.1.2	英汉人体词语转义数量的个性特征	99
4.1.2.1	英语人体词语转义数量高于汉语	99
4.1.2.2	英语人体词语名转动数量高于汉语	101
4.1.2.3	汉语人体词语特有的名转量优势	103
4.2	英汉人体词语转义内容对比	105
4.2.1	英汉人体词语转义内容的共性特征	105
4.2.1.1	形貌隐喻义	105
4.2.1.2	位置隐喻义	107
4.2.1.3	功能隐喻义和功能转喻义	110
4.2.2	英汉人体词语转义内容的个性特征	115
4.2.2.1	形貌隐喻义	115
4.2.2.2	位置隐喻义	120
4.2.2.3	功能义	125
4.3	小结	131
第五章	人体词语语义的建构	133
5.1	人体词语语义建构的基础	133
5.1.1	经验基础	133
5.1.1.1	身体经验	133
5.1.1.2	文化模式	135
5.1.1.3	认知框架	138
5.1.2	语义范畴跨界基础	139
5.1.2.1	人物同类	140
5.1.2.2	主观求新	142
5.2	人体词语语义建构的机制	145
5.2.1	语义建构的基石:相似性和邻近性	145
5.2.1.1	相似性	145
5.2.1.2	邻近性	147

5.2.2 语义建构的助推器:认知突显	149
5.2.3 语义建构的途径:隐喻和转喻	153
5.2.3.1 隐喻和转喻理论概述	153
5.2.3.2 隐喻的跨域投射	154
5.2.3.2.1 形貌投射	154
5.2.3.2.2 位置投射	155
5.2.3.2.3 功能投射	158
5.2.3.3 转喻的域内转移	158
5.2.3.3.1 上移	159
5.2.3.3.2 平移	160
5.2.3.4 转隐喻模式	164
5.3 小结	165
第六章 结语	167
6.1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	167
6.1.1 关于人体词语整体的语义特征	167
6.1.2 关于人体词语个体的语义体系	169
6.1.3 关于人体词语语义体系的英汉对比	171
6.1.4 关于人体词语语义的建构	173
6.2 本研究的主要创新	175
6.3 研究局限及展望	177
参考文献	181

第一章 绪 论

1.1 选题题解

从论文题目即文眼“人体词语语义研究”可以观出我们的研究核心和范围就是“人体词语的意义”,聚焦于“人体词语”及其“语义”。以下就我们选择的这两个维度进行说明。

我们先谈“语义”。“语义”是语言的意义内容,分为词汇意义、语法意义和修辞意义。语义研究包括词语意义和句子意义。我们择取其中的词语意义即词义进行研究的原因是:语言是“词的语言”,词决定着其他语言单位,“是语言的机构中某种中心的东西”(Saussure, 1916)。每个词都是语言学的微观世界,都是文献、文化的缩影。而词的核心是词义。我们唯有对词义进行研究才可能掌握词。而词义一方面具有易变性特征,它是语言中变化最明显、最频繁的因素。往往在稳定的词语形式下,呈现出多变的意义内容,具有极大的灵活性;但另一方面其作为交际工具,不可一日或缺,为了维持交际,词义系统又具有稳定性特征,词义发生的是渐变,不会是突变,并遵循一定的规律,以保持系统的平衡。这样词义就在变化和稳定中平衡和发展,意义演变呈现出共性的规律性和个性的差异性特征。我们只有对这些共性和个性的词义特征进行深入细致地分析描写,并揭示决定意义变迁的条件和动力,以及意义建构的深层机制,才能全面科学地把握词义体系,进而掌握词语体系。

关于“人体词语”。我们研究的人体词语包括人体器官的词语如“心”、“腹”等和人体部位词语如“眼”、“手”等。我们拟在

语言的常用词语中专门选取人体词语作为探究语义的对象是因为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人体词语作为一种符号,牢牢保留着人与自然的相互关联,它以人的肢体和器官为中心而推及外部世界,体现了人和自然的原始同一性或统一性。我们发现,从人类意识萌发之时起,人类对自身的内向观察就伴随着并补充着对自然的外向观察。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约前485—约前410)的“人是万物的尺度”(“Man is a measure of all things.”)(转引自王寅,2007:289)的名言,可以说是西方哲学史上对认识主体性的第一次绝妙概括。中国古代《周易·系辞下》中“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及《荀子·性恶》中“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之说都是体现体验哲学之经验模式的点睛之语。按照“人类中心说”,“人是万物之灵”,“一切都是从人自身出发,引申到外界事物,再引申到空间、时间、性质等等。”(沈家煊,1994:19)。如,人类首先认识了自己的器官“眼睛”(eye),然后再用来指代物体的类似部位,“针眼”(eye of a needle),进而用来指代抽象的东西,如“eye of the soul”(心灵之窗)。把自然人格化,以人为中心看待万物,是人体词语语义产生的认知基础。人体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基础和起点,在认知世界时,人类几乎将身体的各个部位以各种方式投射于客观物质世界,即人类是以认识自身身体的方式去认识客观物质世界的。人体词语所代表的概念是人类认知世界最基本的概念之首,可称为元概念。它们在词汇系统中占据着基础和核心地位。因此,研究词语体系应从底层开始,立足于最基础的人体词语。二、人体词语起源早,具有原初性、常用性等特点,但历经几个世纪,由于人类“身体化活动”或“体认”世界的原因,语义方面,其词义以基本词义为中心呈链条式、辐射式或复合式向外扩张,延伸的意义众多,意义范畴宽泛,建构了一个庞大的人体词语语义体系;且语义没有断链中断,便于对其语义进行系统分析并解析它的建构动因和建构过程。

我们的研究拟以语义为对象,以人体词语为载体、突破口和

试验场,试图透过人体词语这一窗口,通过描写其语义体系、析其语义建构之基础并挖掘其构建机制,以达到揭示整个语言词语体系的语义特征及其语义建构规律,从而补充语义学相关理论,帮助解释词义现象的目的。

1.2 研究现状

“人体词语”和其“语义”(实则为语义的多义性)是我们的研究所在,下面我们分别就这两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概述。

1.2.1 多义现象研究综述

一词多义(Polysemy)指一个词由于认识或历史的原因有几个不同的意义(Fromkin & Rodman, 1998; Cruse, 1986; Geeraerts, 1993)。一词多义在任何语言都是很普遍的现象。布达哥夫曾统计过英、法、德、俄等欧洲的一些语言中多义词的数量,在现代小型词典中约占20%—50%,在历史大型词典中约占30%—50%。据张志毅(2005)统计,1983版《现代汉语词典》中收多义词10 007个,约占总量的20%;另据他估计,《汉语大词典》中的多义词数量大约接近50%。几乎可以肯定现在没有,以往也未曾有过任何一种自然语言,只存在一词一义(Lyons, 1995)。多义现象的普遍性,且其又是词汇学、语义学与认知语言学、哲学、逻辑学、心理学等许多其他学科相交叉的连接点,使得多义性的研究在词汇学和语义学中成了最吸引学者的内容之一,学者们很早就注意到了多义现象,并进行了专门的研究。

“只有在俯瞰视角下把握专题学说史(不单单是文献史)整体,才能分清各种学说的正偏误、高中低。只有超越一个学派(学说)的狭窄视域,才能发现其他学派(学说)的合理性与片面性。”(张志毅、张庆云,2001:132)在这种思路下,有必要审视各流派对多义现象的研究情况,从而更加深刻地把握语义学对多

义现象的认识。

1.2.1.1 古典理论对多义现象的研究

多义现象研究最早由古希腊时期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公元前384—前322)发端。他试图揭示语言中这一语义现象如此常见的原因,并且从哲学和逻辑学的角度提出了区分多义词的18种方法,强调将意义和真值条件、可能世界以及物质状态联系起来。

卡兹(J. Katz)和福德(J. Fodor)(1963)、福德(1972)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意义古典理论。他们以20世纪60年代乔姆斯基(N. Chomsky)的转换生成语法(Transformational-generative Grammar, 简称TG)为框架,专门研究语义问题,其目的是归纳出普遍语义理论原则,用以解释构成本族语语言能力的国际规则系统,即提供一个意义标识的普遍方案。该语义理论给各词条的各义项均提供意义标识,意义标识由意义标记组成。卡兹和福德(1963)提出语义成分分析法理论,该理论用有限的元语言将词义分解成最基本的成分,有助于我们对词义有着更为精确的认识。他们如图1-1分析了多义词“bachelor”的语义特征,用以解释它的几个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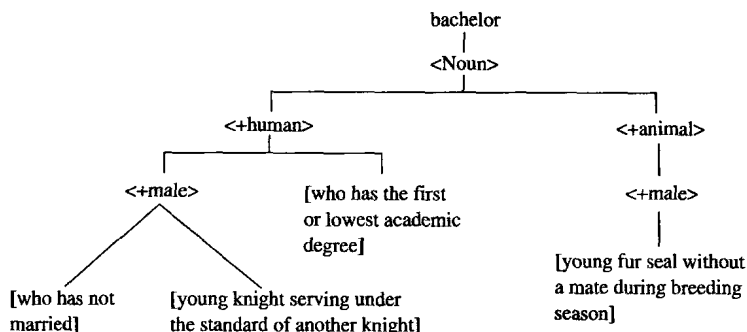


Figure 1-1 Semantic features for “bachelor” (Katz and Fodor 1963: 186)

但是,他们虽就多义词“bachelor”的语义特征进行了分析,却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个词会有四个不同的意义。波林格(Bol-

inger)指出,“从对 bachelor 的分析看出, bachelor 的语义特征和层级分布的选择不存在系统的动因, 这样我们解释不了语义之间的可能存在的关联方式, 而只能凭直觉”(Sweetser, 1990:3)。基于此, 卡兹和福德把 bachelor 处理为概念上不相关联的四个同音词。他们的理论没能对多义词做出定义并进行解释, 不区分多义词与同音词。

继卡兹和福德后, 还有几位学者也运用古典理论研究多义现象。阿匹雷斯亚 (Apresjan) (Ravin & Leacock, 2000:9) 把多义现象定义为一个词的两个或多个意义存在相似性, “多义词的定义, 不要求一个词的所有意义都有共性部分, 一个意义只要与其他至少一个意义有着关联就行了。”维尔支别卡 (Wierzbicka, 1996:242) 提出判断一个词有多少意义的方法: “我们必须使用反复试验法, 一开始总是假设这个词只有一个意义, 为这个词可能使用的范围设立一个临时性的定义。然后, 如果需要, 假设它有第二个意义, 以此类推。”维尔支别卡 (1996) 反对将词的比喻意义算作多义词的一个义项。

古典理论对多义现象的研究有它悬而未决的问题: 多义词的不同意义之间有无联系; 多义词和同音词的区别; 不同语境中多义词的意义会否相同。

1.2.1.2 结构主义对多义现象的研究

结构主义各流派是以索绪尔的语言理论为基础的。索绪尔认为, 语言的特点不是由音素和意义本身组成, 而是由音素和意义之间的关系构成。结构语言学据此认为, 音素和意义之间关系的网络, 就是语言的体系、语言的结构, 也就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这个结构主义的首要理论被应用于语言的意义变化研究中, 并逐渐在欧洲和北美形成了结构语义学 (Structural Semantics)。语义场 (Theory of Semantic Field) 理论是结构语言学的主要成就。该理论是 20 世纪 30 年代由德国语言学家特里尔 (Jost Trier) 等人创立的理论模式。特里尔认为语言体系中的词在语义上是互相联系的, 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词汇体系, 不应该

孤立地研究单个词的语义变化,应通过分析、比较词与词的语义关系,确定一个词的真正含义。词只有作为“整体中的一部分”才有自己的“词义”,词只有在“语义场”中才有意义。语义场理论把一词多义现象看成多义结构,认为多义义场是历时演变为共时的语义网络。其扩充和结构,受制于语言的普遍规律和个别规律,特别是词义的演变规则。这个多义结构是以一个核心义位(本义或基本义)为中心的,含有一个或几个共同义素的,带有整体性的语义网络。从结构主义观点看,这个聚合体是建立在标准属性上的义位之间的范畴网络模型(张志毅、张庆云,2001)。但是,由于各个“语义场”是分开研究的,而且,对各个语义场之间的语义联系未能作直接的解释,再加上语义场理论的核心是探讨上位词统辖下的下位词间或类概念统辖下的种概念间的关系。显然,一词多义现象在语义场理论中不可能得到很好的解释(Marina Rakova,2004)。此外,诞生于北美的另一种结构主义思潮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由于其奠基人布龙菲尔德(Lenard Bloomfield)受到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影响,对意义的理解采取了虚无主义的态度,重视形式描写,认为阐明语义不是语言学的任务。虽然如此,布龙菲尔德1933年在其最有影响的著作《语言论》(*Language*)中还是注意并讨论了多义现象。但是他没能很好地解释多义现象。他把语言形式直接和情境联系起来。如他(1933)说道,“众多语言形式用于各种典型情境中,如英语中我们说, head of an army, of a procession, of a household, or a river; the eye of a needle, hooks and eyes on a dress; the teeth of a sea; ...”他把意义分为常规义(中心义)和边缘义(比喻义)。除非实际情境的某种特征使得语言使用者非选用比喻义不可,一般情况下语言使用者更愿意选用中心义,因为他是通过中心义理解语言形式的。由于美国描写语言学着重对所调查的语言进行形式和结构上的描写,意义的研究始终不处于重要地位,从历史角度看,这是对传统语言学过于强调逻辑和意义的一种反动,但又构成了描写语言学的致命弱点:他们这种主要依靠

形式上的语言标志来对语言进行分析的方法面临着无法完全解释语言意义的困境,对于复杂的多义结构就更表现为力不从心。

1.2.1.3 认知语言学对多义现象的研究

传统的语义理论并没有把握多义现象的全部和本质,未能对此现象作出充分的解释。认知语言学强调人的认知对概念形成的作用,认为语言的意义不再仅仅是语言自足的、形式的东西,而是根源于主客体间互动作用下的个体对客观世界的理解和信念,是人类认知发展的结果。这样,一词多义现象也就不是仅仅局限于语言内部的任意性形式现象,而是通过人类认知模式由一个基本范畴或概念向其他概念不断扩展的过程,是人类认知范畴化和概念化的结果。

一、多义现象的类典型论研究

对于语词意义和多义性的解释,经典范畴观点是“充分必要条件”:范畴是由一组固定的二分(binary)特征集定义的,范畴有着明晰的界线;范畴一经确立,就将认知对象分为两组实体:范畴成员和非范畴成员(Labov, 1973)。但实际情况是,多义词所表现的概念特征是很微妙的,这种非此即彼的办法难以解释多义现象。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 1953)针对这种弊端提出,范畴成员之间并不存在一组共有的特性,是家族相似性把它们聚集在一起的。拉波夫(Labov, 1973: 340-373)和罗斯(Rosch, 1975a, 1975b)在家族相似性的基础上提出类典型论,成为当代范畴理论核心思想。每个范畴都有类典型(prototype)。人们可以根据范畴中的类典型来完成与该范畴相关的推断和联想(Lakoff & Johnson, 1999)。“类典型论同时揭示了范畴的向心性和开放性”(杨忠、张绍杰, 1998: 2)。在多义化过程中,向心性和开放性相互牵制、互相约束,向心性保证了词义扩展的连续性和理据性,开放性为词义扩展提供了可能性。多义化是通过多义词范畴内非典型成员的衍生(derivation of non-prototypical members)和类典型的分裂(prototype splits)来实现的。

类典型论被众多学者用于分析具体词项的多义性研究,如